

智性写作的成功实验

□张永祿

智性写作是作家在创作中机智调用历史文化与文学等资源,合理利用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编制故事、生发对生活与人生新表达和新思考的书写,并引发读者阅读中益智和审美双重趣味的写作模式。从创意写作角度看,《雪中悍刀行》(以下简称《雪中》)是智性写作难得的佳构和成功范例。通过十年的传播阅读史,我们明显感到作家烽火戏诸侯以一己之力的智性写作实验,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扩大了武侠小说的内容容量,发展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因而让武侠小说在网络文学时代具有了新的气象,在玄武合流的大潮中确立了网络武侠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一、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法。这种艺术手法的丰富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继承新武侠在诸如武术和场景描述中的文化化和场景化的同时,增加了奇观化与视觉性,使得小说符合影视和动漫等方面的IP产业化改编的便利性。二是作为网络小说,它因时顺势吸收了网络小说常见的金手指、码人法和升级叙事等新的网络艺术手法,促进了武侠说法创造的与时俱进,让传统武侠艺术融合新机。三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综合创新。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行为方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雪中》的这

些人物大抵在中国文学和历史人物画廊中找到影子。比如主角徐凤年的身上,既有混迹胭脂堆而流氓气十足的韦小宝身影,也有对美人女人都用情很深、被动走上功名之途的张无忌影子,也有思维缜密、运筹帷幄的齐峰的英雄气概,还有世子之身、逍遥四方的段誉情状,也不乏令狐冲的至情至性,与洒脱自然,当然其作为真武大帝的转世说,更是为人物形象平添了几分神秘性。再比如李淳罡身上有无洪七公的影子?而姜泥身上我们是否看得了小昭的微笑呢?但整体上,有原型的影子,增加了读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但这些鲜明的艺术形象又不属于历史上任何已有艺术形象,而是个性鲜明的艺术新创造。

二、扩大了武侠小说的世界容量。武侠小说有固定的时空套路,一般写江湖世界的快意恩仇,写人性的贪嗔痴,写民间的正义和人间情怀。但《雪中》用皇皇460万字的篇幅营造了一个宏大的架空世界,用“以虚写实”(网络武侠普遍的模式是“以实写虚”)手法,百科全书式地呈现中国社会景观,这个社会没有具体朝代,但你似乎感觉它分明存在于历朝历代。这个架空世界通过徐凤年的两次出游和几场大决战,打通庙堂与江湖,联结上帝帝王将相、世人门客、江湖门派、家庭内帏,底层流氓等,空间地图上遍布东辽、北

莽、西蜀,北凉州,中原帝都,江南世族等。它在宏观上明线是围绕权力之争,写朝廷和藩侯的明争暗斗,国族之间相互窥视,诸侯间相互窥视,但暗线则沉入日常生活中,以参差的对照方式呈现中国人的人性生态与世情组成中情感结构,比如君臣、同僚、父子、兄弟、姐妹、主仆、夫妻、朋友、官兵、将士等人间百态,它试图通过大容量高密度的信息来预示现代人的自我选择之路。这一宏伟的世界构造是以往武侠小说所不及的,其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呈现是通俗小说中罕见的,众多个性鲜明的配角的生命多姿多彩的演绎更是很多网络小说所不曾具备的繁复。

三、发展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形态。《雪中》是玄幻小说?是武侠小说?还是成长小说?抑或历史演义小说呢?从叙事语法来看,我觉得它是一部以武侠小说为基底的兼类小说。虽在复杂的朝纲权力斗争的大视野展开系列故事,但故事发生的绝大部分空间是江湖世界,快意恩仇是基本主题(家仇国恨具有同一性),仗剑行侠是行为方式,浪迹天涯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结构。460多万字的容量让它又溢出了单纯的武侠小说语法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主角徐凤年的个人成长史,讲述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经过几番游学,练得绝世武功后磨砺意志和健全心智人格走



向成熟,终成为一代枭雄;它可以是架空历史小说,展示了群雄争霸中此消彼长的政治权力斗争,演绎中国政治的王道与霸道;同时,它还可以是一部家族小说,以徐凤年为中心呈现了家庭伦理中的父子、母子、兄弟、姐妹、主仆、夫妻之间至纯至性的美好情感;当然,它被网站平台作为玄幻小说来看,也不无道理。因小说中徐凤年转世的神仙身份,玄幻小说的叙述风格以及场景和故事奇异的展开方式,江湖绝顶高手们修道成仙的人生理想等不无充满玄幻色彩。因此,有了武侠小说的叙事骨架,在叙事事纲上不断融合奇幻、成长、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的类型元素和叙事肌质,让《雪中》的世界变得华丽多姿,意味众声喧哗,而成为小说类型的复调。

每一个人物都有精彩的故事

——《雪中悍刀行》的人物塑造 □周志雄 徐丽敏

《雪中悍刀行》将现代成长小说与传统类型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相结合,塑造了立体丰满而又个性独特、极富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一是借用前生今世的写法。徐凤年的前世是真武大帝,徐脂虎为吕祖所爱的红衣转世,王仙芝、李淳罡等无不都是神仙转世,且是几度轮回,结下了世世代代的恩怨情仇。《雪中悍刀行》借用古典小说转世理念塑造人物,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浪漫色彩,也契合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二是借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榜样的写法,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好汉,《雪中悍刀行》根据本领大小进行排名,这种写法让读者对人物打斗有明晰的掌控感,也被网络小说广为使用,《雪中悍刀行》将武学排名与功法境界相关联,以释、道、儒解释境界的高低:金刚喻喻释家,可磨炼体魄,提高防御力和体质;指玄境喻道家,有类似于未卜先知、料敌于先的能力;天象境喻儒家,能天人感应,与天地共鸣,可以借法天地,以敏锐的直觉趋利避害;陆地神仙境,为三家殊途同归。这种写法极大提升了小说的文化意蕴,人物本的高低就不只是本领的高低,也是精神境界的高低。三是立足传统,推陈出新,塑造“熟悉的陌生人”群像。徐龙象疑似李元霸;张巨鹿与张居正拥有类似的人生经历,外貌与孙权相似;大楚儒生曹长卿原型是曹植,醉酒让权宦脱靴的情节则来自李白;黄龙士、鱼玄机、武媚娘,直接用历史人物的名字,这些设定极大地增强了小说人物性格的辨识度。

《雪中悍刀行》主要讲述了离阳王朝的北凉王世子徐

凤年两次游历江湖,分别见识了世间最巅峰的江湖与最有人情味的江湖,从一位对人间江湖毫无所知的“小白”转变为抵御外族、保卫国家的英雄人物与震慑江湖的武道宗师,并完成精神上的蜕变与心理的成熟。初入江湖,徐凤年是一个纨绔少年,身边只有一个老仆老黄陪伴,一路六千里,出门不远即被抢劫,全因徐凤年满身的豪华穿戴过于惹眼不懂掩饰。最终一路走来,其中经历了无数次险境,遭到抢劫蒙骗,风餐露宿、形容破败,吃透了最底层的苦,也见识了江湖最真实动人的一面。身边的老仆始终憨厚淳朴,带着那一黑圈,随侍左右,插科打诨,别有一般生机趣味。再次游历江湖,徐凤年以北凉世子的身份远行,途中遭遇无数截杀、暗杀,见识了世间身份最为尊贵的那一群人,也通晓了江湖之高阔神妙与遍布危机。而那缺了门牙、总是呵呵憨笑的老仆,毫无半点高人风范的老黄,却成为徐凤年第二次行走江湖、决意登上武道巅峰的动力,也成为无数读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云与遗憾。

徐凤年虽具有一股玄幻小说主人公所具备的天才贵胄身份,却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极富有情味与玲珑心的可贵特质。徐家一家人之间真挚依恋的情感,徐凤年对待周围人的真心,那件装纨绔不羁实则心中有大义的个性套路,使主角形象脱离刻板的打怪升级主角无敌的传统套路,虽则风光无限却不显突兀刻意,所作所为皆有迹可循、因果相循。

书中一位重要角色李淳罡,作为此间世界的一代剑

神,受到读者的强烈喜爱。李淳罡作为五百年一遇的剑道天才,千百年来独此一人的冠绝风华,一辈子行走江湖,境界阔达。二十四岁入天象境,六年不出终练就剑开天门,“天不生我李淳罡,剑道万古长如夜。天既生我李淳罡,我为剑道开天门。”一代天才骄子,风华无限恣意风流,却因错手杀死绿袍红颜而走入一生的追悔自责中,在斩魔台心境大乱,境界大跌,自藏于听潮阁下二十年。在与徐凤年出行的过程中,李淳罡仿佛重新回到那意气风发的鼎盛时期,于雍州边境一指仙人跳破五行水甲,鬼门关劈烂两百丈,春神湖踏翻黄龙楼船,襄樊城外败退吴家剑冠吴六鼎,最终重返陆地神仙境。破甲数千,气势无匹,一句“剑来”,冲破了阴阳远隔之苦,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精神历程给读者强烈的精神震撼。

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故事交织,平淡与阔大回转,豪气与侠气并起,主角的求道问鼎之路中出现的无数平凡人物,呈现出江湖最为有血有肉、温柔动人的一面,与这些人短暂交往也是促使主角不断奋发、澄明己心的动力。贺铸、二玉与她的爷爷、李翰林、许潘关、童贯、陈望等无数配角,乃至没有名姓的小儿或老朽,皆有其自身的所思所想、执着挂念。平平无奇的黄老头,实际却是绝世高手,出发挑战“天下第二”王仙芝失败,头向北,死而不倒,壮志柔情,触动人心。那被赠与“春雷”一柄的小儿,小心翼翼而又雀跃欢呼,小小手掌握住短剑仿佛拥住了一整个江湖。

《雪中悍刀行》气势开阔、出手不凡、文笔极佳,作品内里处处暗合、逻辑顺畅,摒弃了网文惯常的一味求“爽”的狭窄写法,不仅着重描绘出主角的风华光彩,也将叙述视角投射到小人物与配角身上,真实反映出江湖复杂的多面性。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小说中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个性鲜明,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

论《雪中悍刀行》“硬币式”人物塑造

□王 慧

福斯特将小说的人物形象划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但具有不变性,显得无聊与不真实,“圆形人物”则强调角色丰富的侧面和高度的弹性。传统的网络小说一般在两种模式下进行人物塑造,烽火戏诸侯背离了以往的网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跳脱了这样的二分法。《雪中悍刀行》的人物形象各自具有突出的个性特点,但又不是单一不变,因此并非“扁平人物”的单一形象;这些人虽有一定的弹性和变化,但囿于文本的限制,并不具备丰富的侧面,因此也并非“圆形人物”的球形形象,而是可以被称之为“正面”与“背面”的双面形象。在双面形象构成人物的个性特点之后,作者又利用细节描写为人物增加了一些饱满度,以达到硬币的厚度。

《雪中悍刀行》与同期的大部分玄幻网文一样具有崇高的英雄形象,这一英雄形象可以作为硬币之“正面”,比如青衫仗剑走江湖的风流侠客李淳罡、名动京城的江湖剑客温不胜等,他们拥有一个可以简要概括其人物特征的江湖名号与个性标签,从出场到退场始终秉持着与其相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但这样的描写缺乏真实感,很难让读者直接感受到人物的真正魅力。因此,作者又精心雕琢人物的七情六欲,突出人物身上的“烟火气”,模糊了大侠与普通人的界限,这样的人人物形象可以作为硬币之“反面”。同期的玄幻小说如《凡人修仙传》《诛仙》《仙逆》等的人物形象都是“伟光正”的,与这些网文相比,《雪中》里名满江湖的老剑仙可以是一个披着羊皮皮的老头,行侠仗义的传奇剑客也可以是个浪荡子弟。这些跳脱传统形象窠臼的形象设计,辅以大笔墨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兼具崇高感与烟火气息。

也正因为如此,与同期玄幻网文中配角的扁平化相比,《雪中》的配角是鲜活的,小说不再是主角提升力量的个人之旅,而是一个完整的江湖世界的展示。在同质化趋势明显的网文圈中,这种新颖的“硬币式人物”设计的成功是可以预见的。但这样“多点开花”的写作方式不仅削弱了主角的存在感,也让小说人物显得过分繁杂。甚至有部分网友认为《雪中》配角就像一颗颗精美的玉珠,而主角

则是一条将他们串联起来的玉线。这充分说明了烽火戏诸侯在细节描写上炉火纯青的笔力,但文本整体的碎片化也显示出他对于长篇的掌控力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雪中》人物形象的精彩处不仅源自“硬币式人物”独特设计,还来自于这些人高光时刻的死亡震撼,也即人物“焰火式”的生命历程以及人生的“爆点演出”。《雪中》的人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死亡,也不复活或以其它形式返场,而是被赋予了“死”的死亡。换言之,人生最精彩耀眼的时刻便是将死之时,同时,也不同于传统伦理表达中的惩戒机制,作者在文本中并非“通过给予人物身心痛楚乃至于死亡结局来惩戒他们负面的品行以及行为”,而是用死亡的震撼将人物的形象推向一个高峰。这些人形象多带有觉醒之意,摒弃虚伪矫饰的市侩风气,坚守真实性情的精神向度,追求超越性的生命价值,比如曹长卿、程白霜、张巨鹿等人,都带有一种文臣撞柱、甘愿赴死的倔强,以死亡将自身所信奉、宣扬的理念推向高峰。正如本书收官简介所言的“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他们带着死志走向巅峰,背后支撑的皆为“情义”二字。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死亡悲剧所迸发的震撼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读者直接感受到震撼心灵的美。这些人活着时“如夏花般绚烂”,有着精彩纷呈的行为事迹,死去时如焰火,以最决绝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场壮美的死亡谢幕,绽放出英豪悲壮的美感。

从整部作品的章节安排上看,大量角色以“焰火式”赴死的方式退场能够通过流露小说所内含的情感态度来读者情绪推向高潮,让角色深入人心。但过度频繁的死亡环节、略显同质化的死亡设计,也会带来情感体验的衰退,产生明显的审美疲劳,同时,基于“死亡”的绽放每个人物身上至多只有一次,从叙事功能上看,角色退场意味着某条人物支线的中断,退场人物与关联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会戛然而止。在整体的叙事进程中很难再发生作用。如果作者不能及时增加人物或者补偿人物退场造成的空缺,容易导致内容走势的单薄。

(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新媒介文艺批评”研讨课系列成果)

烽火戏诸侯作品《雪中悍刀行》研讨会发言选登

草根性、生活化、烟火气与人情味

——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改编的现实意义

□夏强